

鸣鹤古城考

——兼谈吐谷浑的历史沿革

冯建华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 合作 747000)

[摘要]鸣鹤城雄踞于洪和城东边沟口,近临扁都川,是通向洪和城之咽喉,从地理位置来看是扼守洪和城的军事要塞。吐谷浑创居之日,正值西晋亡国、地方势力纷纷割据之时;吐谷浑强盛之后,遭到北方政权的不断征讨,西秦、北魏、北周、隋唐都对吐谷浑国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

[关键词]吐谷浑;鸣鹤城;洪和城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6-0016-03

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岷山、西秦岭与黄土高原交汇地带,地貌复杂,境内多以高原为主,东南一隅为山地河谷,其间有三河一江(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长江水系的白龙江)和它们的支流遍布全境,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台地和冲积面,为远古先民的繁衍造就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远古先民在这块肥美丰饶的土地上,孕育了灿烂的甘南文化。

位于临潭县新城镇东10里李家庄村前台上的鸣鹤城,坐北向南、依山面河,东南面为广阔的扁都川,是古洪和地区最平坦、肥沃的平原,是丰饶的米粮川,在此平川的东、南、北三面,各有一山沟分别通向岷县、洮河沿岸的新堡乡和石门金锁之乡。扁都川之西是一南北对峙的狭窄山沟,进沟10里乃为洮州府洪和城,而鸣鹤城雄踞在洪和城东边的沟口上,近临扁都川,是通往洪和城的咽喉。从地理位置来看,鸣鹤城扼守洪和城军事要塞。据文献记载,三国后期蜀汉大将军姜维北伐中原,在夺取陇上诸郡后,为攻取洮州曾与曹魏征西将军邓艾大战于此,而鸣鹤城恰巧就建在李家庄的将台山下,以此证明此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鸣鹤城内地势平坦,整座城垣由红、白土混杂夹板夯筑而成。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176米,南北最窄处162米、最宽处185米,基宽6米,顶宽4米,残高5~8米,夯层厚0.12~0.15米,夯层中央横木棍径0.1~0.12米。四周有马面、角墩,东西两面开门,外有方形瓮城,城周有护城壕,宽10米、深6米。曾出土大量唐开元、乾元,宋熙宁、元丰、崇宁钱币。整座城的规模比洪和城小,应该是主城的卫城。

据史书记载,鸣鹤城为南北朝时期吐谷浑王国所筑。大约在西晋末年,甘南草原成为吐谷浑的驻牧之地。吐谷浑西迁之初在此“创居”,后来,此地成为吐谷浑的政权中心。吐谷浑在甘南的活动史长达350多年,直到亡国前,仍有吐谷浑在甘南大地上活动的记载。吐谷浑本是辽西鲜卑族慕容氏一位首领的名字,为慕容廆之庶长兄,其父慕容涉划分部落1700家归他所有。慕容鲜卑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部落联盟,部落之间经常为争夺人口、牲畜而发生矛盾。发生矛盾时,往往采取远徙的方式解决。公元4世纪初,吐谷浑部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最初西迁至阴山,那里原是匈奴故地,水草丰美。吐谷浑在阴山一带游牧了20多年后,又向南迁徙。西晋永嘉末年,吐谷浑率族众到达夏河。然后又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征服了驻牧于此的羌、氐等部落,势力逐渐强大。到吐谷浑的孙子叶延时,始建立了政权,以祖父吐谷浑之名作为姓氏,并作为部落名和国号。吐谷浑最强盛时,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青海南部,西到新疆若羌,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邻。前期的政权中心在甘南,后期转移到青海湖西15里的伏挨城。

吐谷浑部西迁之初,便落脚于广大阪(夏河县境内的白石山脉),四望宽平,居民稠密,东西相距80里,又名万倾原,为昔日番汉驻牧之地,万倾原上有白石山脉,又称达里加山,藏名“大加拉”。这里原是枹罕羌的驻牧之地,水草丰茂,其下为甘加草原、桑科草原,向南延伸到洮河上游。逐水草而居的吐谷浑一路西行南下,终于找到了广阔肥美的牧场,他们以此为根据地,休养生息,逐渐强盛起来。

吐谷浑创居之日,为西晋亡国、地方势力割据之时。此时,前凉已废白石县,很可能白石县已被吐谷浑占据,前凉不得以而后撤。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后赵石勒灭汉国。前凉张骏趁长安之乱,收复河南诸地(甘青黄河以南)和狄道(今临洮),沿洮河置武卫、石门、侯和、强川、甘松五屯护军,与石勒分境。其中石门(临潭石门乡)、侯和(又称洪和)、迷和(临潭新城)、强川(碌曲赛银滩)、甘松(迭部达拉乡)为吐谷浑所据。由此可知,吐谷浑立国之初,政权中心仍在夏河一带。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吐谷浑的孙子叶延即位,国力始盛,吐谷浑政权建立。

吐谷浑强盛之后,遭到北方政权的不断征讨。西秦、北魏、北周、隋唐都对吐谷浑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吐谷浑是部落国家,流动性强,失利之时往往远走雪山。北凉承平五年(444),北魏彻底平定河西后,对吐谷浑发动了三次战争。次年,北魏命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击拾归于枹罕。八月,北魏军攻入枹罕,掳拾归妻子及其民户,分徙千家于上邽。伏连筹在位时,吐谷浑国势达到鼎盛,以洮河与北魏分界,曾修洮阳、泥和,置守戍之。当时吐谷浑国的疆域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岷山),方圆千余里。

北魏永安二年(529),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挨城(青海湖西15里布哈河河口),吐谷浑的政权中心西移到今青海湖境内,甘南仍为其下属各王辖治。

北周时,吐谷浑连年派兵攻河佑之地,凉、鄯、河三州险遭围攻,北周凉州刺史是元宝战死。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朝廷派大司马博陵公贺兰祥率部出击吐谷浑。夸吕派广定王、钟留王等迎战。广定王战败遁走,贺兰祥攻拔洮阳、洪和二城,北周于保定元年(561)在此置洮州。洮州设置之后,吐谷浑有所收敛,并多次向北周遣使朝贡,但其势力并未完全退出甘南,仍不时联合羌人部落,攻掠北周边境。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吐谷浑龙王莫昌率户降北周,周以其地为扶州(治龙涸今碌曲赛银滩一带)。后北周又夺取大片原属吐谷浑的土地,设置廓州、覃州、芳州、叠州、岩州、邓州六州,其中芳州、叠州均在今迭部县境内。

隋大业五年(609),炀帝御驾亲征吐谷浑,主要战场在青海境内,从炀帝经陇西、枹罕,由临津关渡河至西平(今西宁)的路线看,当时夏河已被隋统辖,吐谷浑势力暂时西撤。

唐开国至贞观八年(618~634),吐谷浑连年攻掠唐朝边境,有记载的多达24次,岷州、鄯州、洮州、叠州、芳州、旭州、扶州、兰州、凉州、松州、河州等11州均受其

害,迫使唐朝派兵驻防在凉州、兰州、洮州、岷州、松州,以防御吐谷浑。唐与吐谷浑在洮河一带发生过多次交锋,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诗句“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就是对双方战争的生动描述。

吐谷浑立国之初,逐水草,无城郭,属民“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到拾寅即位时(452~481),“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甘南作为吐谷浑的重要领地,先后建有多座城郭,派王驻守。见于史书记载的有8座:西疆城(强川城,原为西疆公驻守)、马牧城(叠州城)、洪和城(即洮州卫城)、洮阳城(即临潭旧城,吐谷浑在此设洮阳戍,后筑城,派重兵戍守,相传城东的寺稞为吐谷浑的家庙,城西王厂湾为吐谷浑王子的马场)、牛头城(临潭县古城为阿柴的都城)、鸣鹤城、镇念城、三泥城。

在吐谷浑的游牧经济中,以养马业最为发达,最著名的为“龙种”,“青海骢”,还有牛、羊、骆驼、骡等杂畜。吐谷浑还有原始农业,他们种植大麦、蔓菁、菽粟等。还在境内开辟道路,建筑桥梁,史称“吐谷浑道”或“河南道”。吐谷浑在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此桥位于今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架,是古代黄河济渡之处,系南北、东西交通之要冲,也是甘南经枹罕至乐都、西平间最便捷的通道,隋炀帝西巡时,就是在临津关经此桥到西平的。

吐谷浑在甘肃西南部的安多地区建国350多年,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在当时群雄纷争、政权迭变的战乱年代,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能建立这样一个政权稳定、疆土稳固的国家,实在不易,这与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的“阿才训子”的典故是分不开的。教导后人固然重要,但敏感的政治觉悟和高超的军事才能才是维护疆土稳固的主要因素。然而这样一个从远方迁徙而来的民族,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政权并修筑这样一个别具风格的城堡呢?当时修筑者的用意和目的又何在呢?

据史书记载,吐谷浑建国于群羌故地,而新城洪和城正是当年吐谷浑国东边疆界上的一座重镇,洪和城乃吐谷浑14世王符连筹所筑(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它的规模比洮州城要大,想来应是它东边境线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然而,作为边境重镇,保卫后方就是它的首要任务,除加强它自身的防卫设施外,还在它的东边10里之外的咽喉之地、扁都川口上修筑了这座城堡(鸣鹤城),作为洪和城的前沿阵地和防线,是保卫洪和城的前哨卫城。担负着探哨、报警、堵截等重任,它修筑在最狭窄的道口之上并依山傍水,正符合诸葛亮武侯在街亭驻军堵截魏兵的战略思想。由此看来筑城者深谙武侯用兵之道,并将之灵活运用到自己的军事实践中。

此地是吐谷浑国和中原王朝的接壤之地,东边百里

略谈敦煌出土的汉代至唐代镇墓神物

萧 巍

(敦煌博物馆,甘肃 敦煌 736200)

[摘要]镇墓神物是意识形态的生动反映,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与因循性驱使它沿着既定的轨迹行进。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敦煌博物馆发掘出土了一批镇墓神物,本文拟对这批镇墓神物的类型、作用、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作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镇墓神物;敦煌;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6-0018-03

所谓镇墓神物,指古代人们专门为死者及亡魂驱鬼、避邪,使之免受侵扰的镇墓之物。镇墓神物种类繁多,有镇墓天王俑、镇墓武士俑、镇墓券、镇墓瓶、镇墓石人等。^[1]它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曾经在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分布地域非常广阔。下文试就敦煌博物馆从21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发掘出土的一批镇墓神物的类型及镇墓神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作简要的分析。

一、镇墓罐

1973年在敦煌市七里镇三号桥汉墓出土一灰陶罐,上有墨书文字“南方丹沙避(除)土精(精)土(气)消土如律令”。“南方”二字是指方向,称南方朱雀,但它一般都与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同时出现在一起,代表四个方位。而“南方丹沙”在河南三门峡市南交口发现的汉墓出土的五个镇墓瓶,其中置放在南北方

之遥是岷县(古称临洮)是秦长城的西头,是中原王朝的西边境。中原王朝要进攻吐谷浑、进犯洪和城必须从扁都川的三大沟中运兵,而这三大沟中的任何一路兵马都必须通过鸣鹤城这咽喉之地。因此守住这一要害之地,就可以起到以一管三、以少管多、以逸待劳的作用,这是吐谷浑在此筑城的军事谋略,可见当时吐谷浑的军中不乏深通用兵之道的能人。

洪和城既然是边疆重镇,那么防卫是其首要任务,要防卫就要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然而军队人要吃饭、马要草料,所以驻军当以粮草为先。吐谷浑虽然是游牧民族,但从他修在古战川的牛头城来看,他们是特别看重当地那片广袤肥美的良田,可以屯田收谷以充军粮、以备草料,游牧民族的军队应以骑兵为主,故草料应是头等大事,军粮和草料都离不开农业,他们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所以在洮河流域选中古战川和扁都川这两处肥沃良田,筑城固守。其用意是一致的,就是既驻军又屯田,以备军粮、草料有充盈的积储,给军事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凭借此有利地形和军事防线以少胜多、以逸待劳、长期固守、战胜敌人,此乃当年筑城者军事战略思想和谋略的体现,也是吐谷浑在甘南活动长达350多年的

根本所在。

从鸣鹤城别具一格的建筑结构联想吐谷浑修筑在古战川的“牛头城”来看,这个民族是非常重视修筑城池的。吐谷浑不像其他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长期漂流不注重家园建设,往往生命短暂、立国不久。而是特别重视根据地建设,仅在洮州就有牛头城、洪和城和鸣鹤城3座军事防御系统,显然是他们的杰作。这三座城池中洪和城是城市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而鸣鹤城和牛头城是军事防御性的城池。它有着驻军、防卫、屯田和储粮、练兵、养马、备荒等七大功能。而鸣鹤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并建筑在战备前哨,既有牛头城的功能,又有牛头城未有的探哨、堵截、报警三大功能,合起来可以说有十大功能,是吐谷浑东边境线上的长城和屏障。

虽然吐谷浑王国走完了它漫长的历史道路,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洪和城则回归到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的统管之下,历史的纷争被和平统一所替代,洪和城从边境重镇演变为小镇的经济文化中心。鸣鹤城也失去了它昔日的战略意义和辉煌,逐渐被历史冷落、荒弃、成为被遗忘的角落。